

人外人

YINXIANG CHANGPIAN YUANCHUANG
银象长篇原创



老村 ◇ 著

漓江出版社

REN
WAI
REN



人外人

老村 ◇ 著

REN
WA
REN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外人/老村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10

ISBN 7-5407-2876-0

I. 人…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471 号

人外人

作者◎老 村

责任编辑◎陆汉波

书籍设计◎罗 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lptt.gx.cn

http: /www. Lijiang-pub. com

印制◎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69 千字

印张◎10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书号◎ISBN 7-5407-2876-0 A·1920

定价◎22.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所谓人外人,我认为较为准确的定义,是主人公阿盛于某一天早晨醒来,突然感到自己身上出现了神异。于是他郑重其事且非常得意地向周围群众庄严宣告:“我已经基本上不是人了!”——也就是他说的不是人的那种人。

当然,人外人亦指世俗社会里那些被崇拜权力追逐名利的人群捧昏了头,已经忘记自己姓甚名谁,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家伙们……

——题记

1

中国西北有个镇子，具体地址，因牵扯到一些显赫人物的名声，著者这里就不敢提了。总之是陕西境内，紧挨着内蒙古和宁夏的边儿，暂且先叫它呼儿海吧。不过这名字也不是随便乱叫的。尽管它地处旱塬，连童子尿大的泉眼儿也没有，但在老早时候，有人从镇西的石崖底下掘出过许多海龟化石。以此著者便敢推言，此地原来是一片汪洋。因此，呼儿海这个地名，虽然是查无实据，但也是事出有因。还可透露一点，距呼儿海镇一百八十里，在它的西边，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名叫巴波鲁。这在地图上找得到的，爱生闲心的读者不妨试试。巴波鲁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十分的绮丽，像一位卓然出世的仙女，下到了凡间，俯瞰着四方世界，照看着芸芸众生。也不知后来哪一年，省城大学里一位学问很大，人很矮小，眼睛基本瞎了的地理学者，空暇无事，捧读著者的《人外人》，看到巴波鲁雪山，摇头晃脑满腹生疑，认为在那个地界，不可能有这样的雪山。山的名字，也十分的蹊跷。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到西北一带走访。他查阅了多种图书资料，进行了繁琐的考证。巴波鲁不是蒙语，不是维吾尔语，不是匈奴语，也不是古契丹语，当然更不可能是汉语了。著者自然也不知巴波鲁一词迳自哪里源于何方。背地还偷偷央求他，对他说，就算是著者胡编乱造，能蒙混过关就蒙混过关算了。但他似乎故意要让著者丢人，死犟活犟地非要坚持证明，说是著者别有用心，凭空捏造这么个地儿。还有，里面那个主人公，性情狂野，行径古怪，现实里不可能真有其人。不过他的这种做法，让书里主人公挑开了说，他无非是想

让世人知道,他的学问很大罢了。故而故意找茬子压人。这当然是很气人的。算了,气人的话不说了,还是说咱的呼儿海吧。破烂不堪的呼儿海,就像只臭虫或扁虱,隐匿于巴波鲁仙女的裙褶底下,在那里世代滋事,嚼食着上天无尽的资源,且毫无端由地存在着。

最早的时候,呼儿海不多不少也就三五十户人家,是个三省通衢的驿站。那时的呼儿海,除了学校和镇政府有几座砖瓦的房子,其余都是随山势挖成的土窑以及街面东西方向延伸搭建的土坯房。解放后几年,逃散的人们冲着它地处偏僻,与各级官府三不沾边,一时间汇聚到此。别小看这些破窑土房,居然有二三百户人家,形成了集镇的规模。也不知天底下突然咋冒出那么多的坏人盲流,他们中有躲罪的凶手,逃窜的土匪,流亡的恶霸,漏网的汉奸,破产的商贩,败家的赌棍,国民党的旧军人,活过今天不说明天的死刑犯,甚至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当然更多的是被解放军的炮火吓傻的呆子以及一些接受不了新社会的改造,神经受到严重刺激的疯子……总之是全国各地三教九流四门八派的人物。那种老实种田、体面养家的好人,在这里很难遇到。

这些人组织的社会,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尽管不是疯人院,却和疯人院差不了多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开发西北只是一句屁谎,逃脱管制,俗话说混日子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这也是呼儿海此后的四五十年,除了人口暴涨之外,其他一直不能得到改变的真正原因。人一旦不为养活自己的土地活着,这人的德行就算彻底没辙了。数着日头混天数,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各式各样无以名状的丑行怪事,天天都在发生。譬如:

一字排开的呼儿海大街上,流窜大群野狗。这些狗每日聚集起来,争夺饭馆后院撒出的剩骨。一日,街头出现一瘸腿老丐,在街头与游荡街头的野狗争夺剩骨。争夺中老丐一时性急反咬野狗。野狗不堪疼痛,厉声风窜郊野。此后经年,野狗但见此老丐踪影,逃逸不能自止。

某日，呼儿海街头某人欠债，债主威逼甚紧，辱其吃屎便放弃债权。某人欣然应允。众目睽睽之下吞咽硬屎概三根。其后，某人因见债主有毁约之意，建议债主如同样履行，某人仍可践约还债。债主欣然答应，并吃屎如数。

某妇人田间耕作，有小蛇裤裙下钻进，欲窆阴门而入。万般紧急之下，一鰥夫挺身而出，摅倒妇人，褪其裤裙揪出小蛇。妇人裸奔于野。女夫以妇有失脸面，将其赶出家门。妇人无奈，乃从鰥夫。

乡绅刘某，性吝啬，出入谷米皆小秤量过。家人饭食，非节日关不用细米，平时尽吃糠嚼菜。制得一缎面棉袍，除年关穿用一日，三九寒天不被身体。解放前夕刘某因病故。棉袍分发给佃户王某。王某一日出门，忘带门钥。翻墙进屋，但见棉袍自作人立状，行于屋内。模样走态，俨然刘某生时。王某惊恐呼叫，棉袍立时扑地。

东街某张姓大户，因不受乡痞街头游斗而气绝身亡。殡葬之日，抬棺于坟地，入穴时，忽闻棺内剧烈敲击。围观众人乐器班子一时惊惧，瞬间作鸟兽散。有胆壮少年开棺视之，见亡人举动声口，已如生时模样。掀开寿被，不顾左右，着寿衣出棺行走街西至街东，抬头看见家门上的大幅标语，大叫一声，山倒而再亡矣。

街西某妇，身孕一年零三个月，终于一日临盆，生产一怪婴。无头。五官在肚脐之间。被夫家视为不祥，弃于寒郊野外。眼环睁，昼作远望。婴儿哭声浩彻，三日乃绝。有阴阳家曰：此婴古已有之，谓之绝望。

塾师孙某，家道殷实，妻颇贤惠。土改时，惧斗争逃之林野。不堪饥饿，遗尸山凹。狼群立噬其尸。孙某随身黄犬绕尸奔扑，与狼力搏。终因寡不敌众，与人主一同被狼分食。晨起，村人围观。但见黄犬惟留头骨，两眼怒睁，寒光四射，气势凜然。妻闻之嚎啕再三。悲曰，犬尚如此，人何

以生！自缢于梁上。

呼儿海的翻身农民，分得地主的家财，第一年又遇好收成。大家聚集一起讨论，如何展示丰收后的好心情。于是有人提议请戏班子唱戏，有人建议搞社火表演，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终了一致同意镶金牙。这种旧社会豪绅富商才能享受的东西，如今贫农也享受得起了。呼儿海街面于是有一百零二人都镶上了金牙。大家说话时金光闪耀。此地俗谓漂亮话。

大约经历半个世纪地域和习俗的熏染，恰似古人说的南橘的北移，这些人也悄悄跟着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容貌，一个个看上去蒙不像蒙，汉不像汉，古里怪气，不知出自哪个种族。服饰也是胡穿皮袄乱登靴，没一定的规矩。总之前面说了，呼儿海表面上天荒地老，但居住这里的人，绝大多数昔日里都曾吃香喝辣，风光过了，也算是世界上的人精儿，只因社会角斗的失败，才丧失了脸面。因此来到了这里，面子问题尤其重要。人们为了面子，不惜吹牛和说谎。说谎这事起初或许不太习惯，但次数多了也就惯了。大家都活得很鬼，满世界找不到一个傻子。你要让人相信你，你须比人更能撒谎才是。大家都将吹牛看作是荣耀，将说谎看做聪明。在这里做个老实人，不吹牛说谎，你连一天都活不过去。不信你试试看。

却说呼儿海解放，设立镇政府不久，即对呼儿海的民众进行了一次关怀。具体方式是给在小学里念书的孩童每人发放一块驱杀蛔虫的宝塔糖。每人一块，一个都不能少，当然也不可能更多。这种糖的样子，只要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约都见识过。它小小的三角锥体，上面配有好看的螺旋花纹，加上粉红或淡绿的颜色，无论谁看见，不论有病没病，都想放进嘴里尝尝它的滋味。在物质奇缺的那个年代，政府的意思是通过这一行动，让百姓看到它的能力，以及它改天换地的决心。为了达到更好的服用效果，政府挂出蛔虫的图片以及大幅宣传标语，让孩子们观看。图片上蛔虫的样子，像带毒的蟒蛇一

样巨大和可怕。说来也奇,这些糖块因此竟也自带奇异的魔力,孩童们服下宝塔糖后,人人都觉得一丝独特清凉的甜味,从他们的舌尖开始发生作用,慢慢地钻到他们内心里头,接着又人人发自内心,对政府产生深深的依赖和感激。这感激从孩子们服完糖后激动的掌声,就能看得出来。

变化就这样,政府就是从他们这一代人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新鲜奇巧的方式,像水渗进土里一样潜移默化,不知不觉,让每个人都发生彻底的改变。果不其然。他们已不再像父辈们那样鬼鬼祟祟、浑浑噩噩、偷偷摸摸、不三不四、吊儿郎当、自私自利,如此等等。一个个都变得朝气蓬勃,活泼可爱,理想远大,总之都顺顺当当成了我们事业的接班人。而且在这些人里,每隔三年五载,总会涌现出一两位不同凡响的人物。据说在镇子的学校里,便出现了一个奇人。

此人一米八的高个子,骨瘦如柴的身体,黧黑黧黑的长脸,能说会道的大嘴片子,两只有趣的门牙,土拨鼠似的半掩半露,预示他天生便不愁找不到吃食。头发油黑水光,像刚从池塘里捞出来一样。他的眼睛贼而且亮,像是随时便要找人闹事似的。愈是这副模样,他倒愈加庄严肃穆,似乎存心要将人唬住不可。总之,他是茫茫人海中极其罕见的,那种只要给你看过一眼便终生不再忘记的类型。人们记得许多年前,他作为呼儿海学校的老师,常年披一件破军大衣,即便过了春天也不愿脱下。肩上挎只毛边儿的旧军用挎包,里头装着《毛选》四卷。虽没一样囫圄的行头,但远远看去,相当的正规。呼儿海街面上的人,每见他挺直着腰板,戴着水晶茶镜,从学校出来,在街面行走。与他说话,他还会沅几个时下最流行的词语,宣讲当前越来越好的形势或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让听到的人受益匪浅。他的宣讲特别认真,特别的一丝不苟,特别的坚忍不拔和意志顽强,很少有刹住车的时候。只要你愿听,他就连续不断地给你讲下去。讲到关键处,他会随时打开挎包里的书本或最近的报纸,以验证观点的出处。他这样恰到好处地引用与他一贯留心阅读不无关系。这在平常人是很难办到的。在小镇里,也只有领导干部和个别有身份的人才

能做到。总之，这些书本和报纸，在他成长的起初就帮他练就了一种十分权威的观察高度，结论又总是英明正确冠冕堂皇。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尤其第三世界，比如越南啦、刚果啦、赞比亚啦、阿尔巴尼亚啦、赤道几内亚啦、南斯拉夫啦等等那些小国的情况，他都是一清二楚如数家珍。他那时就给呼儿海百姓一种奇怪的感觉，即像他这种人物，天生便不是给呼儿海准备的，总有一天要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不知会上升到什么地方去。

“文革”结束后，他的宣讲歇了几年。其后不知又过了几年，他突然改穿上了西装，又宣讲起了功法。他最大的本事，是将功法和他昔日所学所能融会贯通。不论你怎么问，他都能左右逢源，回答得天衣无缝。接着乡间又盛传他的书法里带着功法，能够给人治病。一时间名气在呼儿海大得不能提了。成名之后，在各种场合他益发毫不保留地显露自己的本事。也许他认为，光靠宣讲功法和写两笔毛笔字，还不足以全面展示他自己的能耐，于是他琴棋书画一起来。比如说弹风琴吧，这种老式笨重的家伙，在呼儿海算得上最高级的乐器了，也就是老早苏联传过来的那种，也是他拿手的本事，一旦遇上，总要丁零咚隆地弹那么几下子，以显示自己的风雅。总之属于聪明人的那些奇能异巧，他是样样皆能般般都会。也有人这样称赞他，说他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奇才。乡党出门旅行或办事，无不将他抬将出来。呼儿海人反正会吹，不吹反而感到难受。就这样吹吹嘘嘘以讹传讹，很快便将他传成了神人。他不仅成了呼儿海的骄傲，而且是向外显摆的金字招牌。人们竞相悬挂他的书法，并以与他结识为荣。学校门前，坐着高级轿车远道而来拜访他的客人，整天是络绎不绝。能受到他的接见，或购买到他的大作，那简直一步登天了。

最近，又听人吹嘘说，他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即按他的意思，从事教书写字、做诗和弹琴，甚至包括所谓的书法家、气功师等等一系列人类生存的勾当，如今在他都已经过时了。依他看来，那些只是凡夫俗子为了谋生的雕虫小技罢了。而他今后主攻的目标是，通

过打坐修行，炼成金刚不坏之躯，以至于上接天庭，成为引领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大师。

2

要说他的不平凡，第一得说他出生的日子。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早晨，这是一个无比吉祥的时辰。此时此刻，他哇哇哭着，不早不晚正巧来到了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掐着钟点赶着好时代生了出来，没有受一丝一毫的委屈。

他的那哭声那真叫好听啊！

他的父亲，一位技术很好的兽医，站在产床边，一时间感动得涕泗横流。那时的呼儿海镇子还不算彻底解放。在他出生的第三日，父亲便带了两包点心和一斤烟叶，慌忙赶往镇子北面的坡上。乡绅刘文镜的庄院就坐落在那里。文镜其人，做土匪发家致富。大概年轻时杀人太多，到了老年在家里设了佛堂，虔诚拜佛。所以人又都称他刘善人。他的庄院坐北朝南，是一个有着许多围墙却没多少房间的迷宫一样的地方。普通人进到里头，不转上三五个时辰，且转不出来呢。就为这，呼儿海镇的老人小孩竟将他惧怕了多年。刘善人住在二套院里。兽医经门丁的允许，趑摸了好半天，终于在二套院的平台上见到刘善人。兽医跪在刘善人的脚下，献上礼品，报告自己的喜事，乞求给儿子赐个名字，以得到地方的保佑。

却说此时庄院里正乱作一团，上上下下忙着收拾，不日便要逃往蒙古草原。兽医来得确实不是时候。不过刘善人还算镇定。他看了看脚下的兽医，想到他昔日在镇子里老实巴交，为人还算恭谨。他微

微地抬起眼皮向远处望去。这是正值秋天的时候,山坡上的小叶杨和白桦树的叶子呈现出一片金黄和深红的颜色。接着又瞥了一眼东方山头即将升起的太阳,又看了看山坡旁边一头正在安闲吃草的公驴。就在这时,山边有几个人提着枪正向那头驴子走去。论说这头驴子也是刘善人极其心爱的宠物了。五年前,他去宁夏大佛寺取圣水的时候,半路上遇到了它。只见它拉着木轮车,一个村民“德秋德秋”地赶着。善人见它高大健美,腿间物件尤其硕长,心下无限怜爱,花大价钱弄到了手。从此照看毛驴成了他个人的一大癖好。阳光温暖的日子,闲暇无事他便走到山坡上;一边欣赏它,一边为它祈祷,诵长寿的经文,观察它那物件如何由硬变软由软变硬。善人为考验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佛性,还让人牵来母驴勾引它,却不让它真正接近。结果使它驴脾气大发,见了矮墙都要跨上去逞能。那种发自生理的疯狂样子,给人看着可笑。但事到如今,他前去的地方,要经过内蒙古的一片沙漠,眼见不能带走它了。早晨,善人便要镇子的屠户老翟来看过,吩咐他趁早结果了它。挨中午,驴身上那个最可爱的物件,便要变成他餐桌上的一道佳肴。

平台上的善人见老翟几人离驴子越来越近,其中一人拿着土枪,那人举枪瞄准了驴脑袋。此时的善人竟动了恻隐之心,他转过脸来对跪在脚下虔心等候的兽医,无比痛惜地说道:

“你的孩子就叫毛驴吧。”

话音刚落,那边山坡上传来咚的一声闷响。

兽医也不敢转脸去看,只知这年月不大太平,眼下给儿子讨个吉利的名字乃是当务之急。既然善人已经赐了名字,兽医自是感激不尽。名字虽怪了点,不过刘善人给孩子取名,也就这样,看见石头说石头,看见山羊说山羊。在念佛人眼里,天地万物,没有不吉祥的。今天他看见毛驴,说毛驴也就毛驴了。自此,那毛驴一半的灵性也就随着善人咏诵的嘛咪嘛咪的经文咒语,进入到兽医儿子的灵魂里去了,去保佑他一世的平安。兽医不晓得背后山坡上发生的那幕惨剧,欢天喜地地奔回家里,赶到产床边冲着正吃奶的儿子,大声叫道:

“德秋！德秋！我的大鸡巴毛驴！”

自此，毛驴在兽医父母的身边健康地成长，虽偶尔露出些毛驴一样倔强乖违的行止，但头脑大体还算正常。有些毛病，也许是因为过于聪明伶俐所致。长到七八岁，到毛驴该上学的时候，秋天的某日，兽医牵着毛驴的小手，准备去学校给毛驴报名。兽医带毛驴到院子里，指着脚底下一摊牛粪，问毛驴道：

“毛驴，你看你脚底下一摊是什么？”

“爸，是一摊牛粪，还冒热气呢！”

“你再看看，上面还有什么东西？”

毛驴听父亲的话，老老实实蹲下来，仔细去看上面有什么东西。冷不防父亲从背后一把摁住了他的小脑袋，将他的小脸儿整个都摁进热腾腾稀糊糊的牛粪里。毛驴拼力挣扎出沾满粪便的脸，并恐惧地尖声哭叫。老爸于是既是心疼又是感慨地劝他道：

“我的儿，甭哭了！爸整你不是害你，爸这是爱你！爸这是要让你切实地记住，如今上了学，就要积极上进。不上进就要吃稀粪！爸的意思你懂了没？……啊？懂了？”

毛驴边哭边点头。

兽医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几天前兽医在街上走，遇到社教工作队的常海民常队长。常队长带着几个背枪的人，问他为什么还不赶快加入农业社。兽医有三匹马一头骡子和六亩堰窝田。他暂时不想加入农业社。但是不加入常队长是不放过他的。村子里的几个大户，都被关在街西头的大车店里，大冬天扒衣服。眼看常队长给手下人使眼色，要朝他下手。他转身拉开腿跑，结果不用人家给他扒皮灌稀，他一边跑一边觉得裆里的稀尿像开闸一样喷薄而出，顺着裤管流到了街面上。这件事让兽医臭了大街，几日来心里一直不爽。今天他决定要在送儿子上学的当口，欲将人间的关键道理让儿子知道知道。

“走，洗脸去，洗了脸跟上爸去报名！”

老爸给毛驴洗了脸，一同往学校走。路上毛驴问老爸：

“爸，积极上进干什么？”

“积极上进你就能当官，能高高在上！”老爸不假思索回答他，自己想想不妥，嘟囔道，“这娃问得日怪！”

“高高在上有啥好处？”

“高高在上，嗨！高高在上的好处就甭提多多了！你一旦当了官高高在上，比如说平时人遇见你，一律要向你鞠躬行礼。为让你高兴，大家只敢说表扬和巴结你的话，而且还得看你脸色行事。毛驴啊毛驴，你要真做了官，爸就不用像牲口一样，给人吆喝来吆喝去地使唤了！”

“咋样才能积极上进？”

“关键一条，你要能说会道，还有，为人做事不能太老实了，太老实了就要吃亏！不要学你爸，你要……”

至此，兽医将许多实在有用的道理，讲给儿子听。

“爸，我要积极上进！我要比所有人都能！我要当大官！当咱呼儿海最大最大的大官！”

“我毛驴有志气，好好念书，爸相信你能成！”

父子俩这样一边言语，一边进了学校。

在一间砖砌的房子里面，毛驴平生第一次看见有着三个抽屉的木头桌子。写名册的老师，是一位刚从上海来的支边的女大学生，年轻貌美，穿着好看的衣服，毛驴长大成人以后，才知道那种衣服叫做旗袍。呼儿海这种小地方，没见过这样漂亮的女人。

女老师用水晶明亮的眼睛看他，询问他的姓名。

“叫毛驴。”兽医说。

那女老师看了毛驴一眼，立刻被小家伙机灵的相貌和他那古里怪气的名字逗得忍俊不禁，笑得直不起腰来。终了，女老师掏出手绢，擦去笑出的泪水，拿起笔对兽医和毛驴说：

“给孩子叫阿盛吧，旺盛的盛。”

这一日，女老师尽给镇子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取名字了。自然这都是对乡绅刘文镜猫狗石头那一类怪僻名字的纠正。从此，镇子

里出现了阿丰、阿旺、阿耀、阿强、阿庆等等一些多少带点上海弄堂那种味道的名字。不过都挺吉祥的。兽医开始有些不大愿改。但公家人的意思不敢违抗。她说叫阿盛咱就叫阿盛。毛驴权当是孩子的小名吧。

小阿盛自小便与众不同,加之受老爸一味娇惯怂恿,极爱在人前要乖卖嘴。人家来给牲口瞧病,先得看他在人前表演。也是因为人们有求于兽医而看父敬子,少不了对他一番夸赞。不想这孩子愈是夸赞便愈是发疯撒魔,愈是发疯撒魔便益发显得聪明无比。终了落了一张嘴皮子,一天比一天厉害。自上学以后,更是显得什么都懂了。天上太阳和月亮,地下的人畜和物事,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譬如,为什么耕牛拉出来的是粪饼而羊拉出来的却是羊屎蛋呢?为什么黑心的地主老财会剥削贫下中农而贫下中农却不敢反抗呢?……诸如此类复杂的问题,只要你愿意问,他那露着两只门牙的嘴巴里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答案。

他的这种样子,让呼儿海的百姓无不感到惊异。小小年纪,便如此聪明,这还了得!因此大家益发器重他了。当然,他也意识到光靠嘴皮子还不足以获得更大的赞扬,时不时还得干点事情。八岁那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在老爸的协助下,消灭麻雀一百六十二只,捧回了“灭雀状元”的奖状。九岁的时候,他为评上学校的“小钢铁元帅”,居然也不与老爸商量,擅自将家里的铁锅拖到学校里炼铁,闹得一家人几天没吃上热饭。十一二岁那年,国家正值三年灾害,他为争当“节约标兵”,在学校大会上揭发老爸不勤俭节约,在不是过年的时候里割豆腐吃,让他那可怜的老爸天天夹着尾巴去公社里认错。十四岁,他学习刘文学,蹲在麦田里等候地主来破坏庄稼,随时准备让地主的镰刀将自己的小脑壳剖开,以期用年幼的生命,换取不朽的荣誉。其后,又有这样那样的英雄,成了他学习的榜样,使得他的觉悟不断提高。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在镇子的饭馆里整日熬摸,瞪着大眼睛像贼一样偷偷察看,看看有没有台湾特务潜伏到呼儿海来,以便让他逮住,趁早立个大功。再大一点儿,他学习雷锋,每到雨天过后,便去镇

东的斜坡上,趁着道路泥泞,去帮人推车背东西。这样做累是累了点,却挣来不少学校里颁发的小红旗。说来这竟也是大势所趋。在那个时候,全国上上下下,不都以为靠三两下的敷衍做作,便可以出人头地,博取如许的功名。再到后来,社会上又大力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当然是只能赶前不能落后了。小时候老师就给他讲过有文化的地主欺骗没文化的穷人的故事。所以他了解文化意味着什么。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文化你就要吃亏,甚至被人卖了都不知道。不过他的学法,依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赶着时代的时髦,什么吃香他钻什么,什么出名他学什么,脑子里塞满乱七八糟的所谓知识,总之是害怕被人骗了。或许他心性使然,或许还有这些知识掇掇,搞得他一生不得安宁。

长话短叙吧,阿盛自上学的第一天起,被老爸启发了那么一下,立刻是心领神会,对老爸立下了要积极上进的誓言。正好,这也符合了他自己天生的争胜好强的心性。从此以后,他是什么都学什么都赶,事事处处,拿强要势。称他阿盛,名副其实。盛者胜也。日日繁盛,天天向上的意思。即做人处世,总要占人一筹高人一等,总见不得旁人比他强了。好在呼儿海就巴掌大的地方,五王六侯就那么多的鸟儿,因此阿盛竟没花多大力气,就已经出类拔萃了。看着长大成人的阿盛,大家一致认为,呼儿海里出了一个奇才,一个胸怀大志,一个迟早要出人头地,成为国家大干部,或着别的什么伟大人物的好苗子。

也是这些平常百姓的怂恿,使得他更加自命不凡,更加的狂妄自大和不可一世。人上人之上的人是伟人。他于是又苦心研读伟人传记。越读越感到伟人的想法和做法,竟和他的一模一样。少年毛泽东冬天用冷水洗澡。年轻的他在冰天雪地里赤身裸体,还拿来冰块擦身。少年毛泽东为锻炼注意力集中,拿书到热闹地儿去读。他捧着厚重的《资本论》,站在集市人流最多的街口,任人挤来挤去,投来好奇目光,他呢,仍然是好学不倦,并因此自鸣得意。捱到后来,伟人一个个仙逝了。这让他时不时感到孤寂。

当然,也有他得意的时候。那是他站在呼儿海街头,摁住一堵坍塌的矮墙,宛如站立天安门城楼俯瞰着眼皮下蚂蚁一样拥挤忙碌的众生,胸中顿添万丈豪情。他想,他高高在上,站立在这些人之外,但同时又是他们的核心。因为与这些人比起来,只有他有思想,长着脑子。如果呼儿海没他阿盛,这些人在世界上将完全没有意义。他边看边想,想到高兴时候每隔五分钟,便情不自禁地自己将自己夸赞一顿:

“阿盛,你这家伙,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

“阿盛,你说说,你怎么这么聪明?怎么这么有能耐?请问时至今日你碰到比你聪明的人没有?没有!也不可能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今世界找不到第二颗像你这样的脑袋!”

“阿盛,你这人太不简单了!你非常勇敢,勇敢到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性命!你意志坚强,坚强得像钢铁。你敢用拳头去击打石头,看看你和它之间到底谁比谁更加强硬!”

“阿盛,你能猜得出来你是谁吗?告诉你吧,你不是一个凡人,你是一个伟人!记住,假如你这一生不做伟人的话,那世间就没有值得你干的事情了!紧记!紧记!记住了没?伟大的阿盛!”

“阿盛,你……”

阿盛孤芳自赏到极致之时,恨不能当街逮住某人暴打一顿,或者将谁整一家伙,以显示自己的超常与强大。

这就是少小初成时候阿盛的想法。

3

阿盛十五六岁那年,从广播里听见“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消息。